

太上寶筏圖說

施善昌書

省





解網疎囚莫火恩。如
何背地酩酊言他年。
搔首沙場上。冷雨淒
風泣斷魂。



施恩不求報

註君子以濟人為念。一念觸發。推恩給之。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若施恩於人而望報。便不是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聲譽。而窮途望恩者。不得蒙其澤。全是一團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心平而後利溥。方算得真施也。

案吳自脩作壽張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爽。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汝。可相偕而遁也。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逸。事發。吳以簽差不慎去官。囊橐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邊庭立功。躋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離。數日不歸後堂。妻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誤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囊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播揚前事。君何面為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後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為廚役樊姓竊聽。適進。

午膳樊以肴饌不精被責二十板樊懷恨盡將私計告吳吳大驚棄行李與樊宵遁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賞千金送其家吳却之不受值覃恩吳原官起用歷任尚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附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嫁媳圖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即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為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餘金半月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駭甚嘆曰殆神明憐我乎合家叩謝天地劉公是年會試啟行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唱果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為踵門拜謝公竟不認徐白舫太史桂香鏡

吳郡洞庭山席氏其先世有諸生事與此同其所拯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訪知是公詣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親造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數子至今科第連綿為洞庭望族



周邱飢寒出存心。道
途不肯沒多金。一朝
行滿飛昇去。留得高
名百代欽。



與人不追悔

註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慨然與人。復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吝根難斷。義利不明。為德不終。貪萌日熾。推此追悔之心。非惟不能與人。將來必且奪人矣。

案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大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攜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惛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為宦僕。背主私行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

中失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附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僮齋錢四十萬。至會有縲服者。叩門求助。莫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丹桂籍註案下同。

宋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祖業漸衰。雖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輟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遇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明日方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人心切。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十。憐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利。忍與之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卓哉此老。獨善其身。廣
刊感應。太上為心。芳聲
令譽。上達楓宸。親揮膏
藻。貽厥子孫。



所謂善人

註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追悔言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逸日休之象與前所言貧耗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案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閭閻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即僞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但藏之笥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逸善士有司文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同奏曰臣草莽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無所不屆信不虛也楚書云惟善以為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為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為雲南布政司孫入太學讀書俟學問有成量材受職



宋代求名相。惟公莫與。
倫。抗。身。能。轉。日。發。政。盡。
生。春。盛。法。昭。今。古。宏。猷。
歷。縉。紳。試。觀。薈。述。日。會。
尊。系。千。人。



人皆敬之

〔註〕善者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全此公理。上自王侯卿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豈勢以迫之。術以馭之哉。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

〔案〕宋司馬溫公居鄉時。聚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麪。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即申明孝弟忠信之理。娓娓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鄉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為獻。亦求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食畢。為之講大學聖經一章。眾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也。公每出。市人傍立起敬。如對神明。奉詔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為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帝減膳撤樂。輟朝三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典鬻衣物為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香帛紙錢之類。市肆為之一空。蓋從來未之有也。

〔附〕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為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隱貨利。人隨貧富。皆

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為不善。恐為司馬溫公所知。
丹桂籍註案